

把脈「黑幫片」：大陸沒有黑幫類型？台灣愛拍小弟片？港片回憶將斷代？

黑幫就是我們想成為害怕成為的人……在LGBT年代、BL劇和新時代觀眾面前，黑幫電影會消失嗎？



圖：Wilson Tsang

【編者按】又到文化round-table時間！近有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在港、陸、台和馬來西亞票房高收；前有《周處除三害》創出香港導演、台灣製作、大陸掀起熱潮的聲勢；再往前回溯，還有大陸涉黑電視劇《狂飆》在2023年製造的舉國熱度……

這些過去兩年「大佬」級現象，彷彿告訴我們，「黑幫」在影視的呈現，不僅是關於八九十年代的經典記憶，也一樣切入我們所在的時空，繼續製造熱度——雖然是感覺上去有些不太一樣的熱度。

平白日子裡人們還是愛看大哥小弟的故事？兄弟情義在LGBT的年代難道沒有過時？再度有香港、台灣、大陸三地影評人齊齊坐陣圓桌，為讀者解畫。香港起伏伏的港產片中少不了明明暗暗的黑幫情義，近年發展迅猛的台灣類型電影，也多有為人難忘的黑幫橋段，不過香港影評人蒲鋒說，有黑幫元素的電影，不見得就是黑幫片。

在他心中與筆下，黑幫片有明確定義，也有清楚分野，他先後書寫兩本關於黑幫片的專著，講起黑幫片就滔滔不絕。來自台灣的的影評人鄭秉泓，和對三地都有觀察與經驗的影評人賈選凝又如何看？港、台、中三地黑幫電影歷史脈絡是怎樣？交叉影響間有怎樣的絕然不同？面對當下年輕世代，黑幫片又會去向何處？

只要這個東西一直存在危險，還有對那種東西的執迷，這個魅力一定不會消失。

【對談人】

蒲鋒：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，現亦為台灣影評人協會會員。著有《電光影裡斬春風—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》、《江湖路冷—香港黑幫電影研究》、《無惡不作—香港黑幫電影的肌理脈絡》、《閒尋舊蹤跡：華語文藝電影源流考》。

鄭秉泓：台灣資深影評人，電影節策展人及節目總監，曾擔任金馬獎、金鐘獎、台北電影獎評審，著有《台灣電影愛與死》、《台灣電影變幻時：尋找台灣魂》。

賈選凝：影評人。從北京移動到香港又旅居台北。參與電影教育、評審及策展。曾任華語電影傳媒大獎、平遙國際電影展「迷影選擇榮譽」、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評審。

臺灣在黑幫片從寫實  
化，現在BL化了，黑  
愛去、恨來恨去，已經



史詩級的黑幫片不再  
因也有性別原因，會  
有新的文化符號，黑  
面貌。

賈選凝





不是每一個電影傳  
影，很多地方審查的  
影根本就不會出現。  
電影幾乎都跟這個地



「臺灣很多黑幫片迷心中，陳浩南跟山雞是有一個地位存在的。」鄭秉泓

**端**：最近Netflix在播的《孫家兄弟》，是徹頭徹尾以黑幫為故事背景的一個劇。台灣最近做了不少黑幫作品，《請問，還哪里需要加強》以及柯震東第一次做導演的《黑的教育》。蒲鋒的專著《無惡不作—香港黑幫電影的肌理脈絡》裡，也講了很多香港、臺灣、美、日的黑幫片。不知大家最近對「黑幫片」三個字的印象是什麼？

**蒲鋒**：不是有個黑幫做主角就是黑幫電影。《周處除三害》不應該歸為黑幫電影，黑幫電影一般最簡單的定義，它是幫會的鬥爭，假如不是幫會鬥爭——無論是內部鬥爭或是兩個不同幫派的鬥爭——就都不是黑幫電影。但《周處除三害》的intention，主角的目標只是要為自己留名。

你提到另外的電影我都沒看過。這幾年《角頭》那個系列才是典型的黑幫電影。臺灣這幾年一直有些熱賣的、不錯的黑幫電影。我沒有機會看顏正國的《少年吔，安啦》（1992）。另外一部就是《山中森林》（2022），《山中森林》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拍黑幫電影的「黑幫電影」，所有東西都是錯的，但它真的在拍黑幫電影。香港本身沒有怎麼拍，《手捲煙》有黑幫電影的一些元素，不完全是黑幫。

**賈選凝**：我剛看了一個很爛的黑幫片《潛行》（2023），應該是去年幾部合拍片裏最差的一部。它會用一些很fancy的概念，譬如說暗網，拼貼了很多過去譬如《無間道》元素，組合起來非常奇怪。去年港片好幾部都是這樣。

**鄭秉泓**：到底什麼是黑幫電影呢？九把刀或者柯震東都在拍，我會看成有黑幫元素或黑幫角色（的電影），蒲鋒《無惡不作》也有寫到。有些作品它算黑幫電影，它的黑幫元素或角色是電影本身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或比例。臺片《請問，還哪里需要加強？》（2023），我看的時候完全沒有往黑幫電影去想，而是當成一個愛情喜劇，當然它有很強烈的黑幫元素。

我小時候啟蒙的黑幫片是兩部，一部是臺灣的《大頭仔》（1988），改編自臺灣著名刑犯的真實故事，很多虛構，加了很多戲劇元素的改編。那部片小學生是不會看到，可是家裡一定會有大人去租錄影帶。

之後有線電視臺不斷重播，萬梓良和女主角恬妞，有一場戲兩個人接吻，萬梓良要被抓了，恬妞接吻了之後就把鑰匙傳給萬梓良。YouTube都找得到，「大頭仔接吻」關鍵字打下去，萬梓良靠著嘴巴就拿到鑰匙，就要去逃獄，它非常驚心動魄，一直到現在，臺灣電視劇只要有講到黑幫元素，只要有逃獄，還不斷在用這個梗。

臺灣最重要的黑幫片，再來就是《角頭》第二集。第一集沒拍好，現在已經拍到外傳，接下來要出電視劇系列。臺灣的黑幫片沒有很多，我這一代影迷的黑幫片記憶，《大頭仔》跟《角頭》之間，是靠香港片去填補的。比如說吳宇森，到後來《古惑仔》系列。在臺灣很多黑幫片迷心中，陳浩南跟山雞是有一個地位存在的。《大頭仔》導演（蔡揚名）也拍過其他作品，後來又拍了《阿呆》（1992），沒有那麼紅，票房沒有那麼好。

90年代大家對黑幫片的記憶，香港有文藝黑幫片，比如說王家衛的《旺角卡門》（1988），臺灣譯名不同。臺灣90年代黑幫片不是斷層，影響力沒那麼大。侯孝賢90年代拍了兩部很厲害的黑幫片，一部監製一部導演，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（監製），《南國再見，南國》（導演，1996）。

「不是有個黑幫做主角就是黑幫電影。黑幫電影最簡單的定義，是幫會的鬥爭，假如不是幫會鬥爭——無論是內部鬥爭或是兩個不同幫派的鬥爭——就都不是黑幫電影。」蒲鋒



《古惑仔》劇照。

90年代，忽然黑幫片不是類型了，可是確實很多「黑暗地狼」（臺語），在臺灣我們會說他是流氓或小嘍嘍，很多人覺得《大頭仔》是傳奇，可是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好像拍出了真實的古惑仔，真實的流氓兄弟生活。戲劇性沒那麼強，但在很多人心中留下印象。

大家還是喜歡看娛樂的東西，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跟《南國再見，南國》之後，臺灣對黑幫片的興趣或者熱情就轉移到《古惑仔》，一直到現在港片迷還不斷在講鄭伊健還叫浩南哥，看到陳小春還是叫他山雞，他們的形象都還停留在90年代。

## 老大電影vs二哥電影

**端**：講到黑幫片的定義，蒲鋒剛開始研究黑幫電影的時候，「黑幫片」這個詞彙怎樣開始出現在電影討論裡的呢？

**蒲鋒**：研究歷史的話，黑幫片當然是「gangster film」的翻譯。美國大概三十年代就已經出現，變成一個類型名詞，Robert Warshow[那篇文章《THE GANGSTER AS TRAGIC HERO》](#)，幾乎所有人談黑幫片都一定看過，也會引述。我看過一篇王建業老師寫的文章，用Robert Warshow那篇文章來評論《英雄本色》。它不適合，我後來推出所謂「老大」跟「二哥」電影的說法，Warshow那個方法是用來研究所謂老大（大佬）黑幫電影。



《英雄本色》劇照。

「80年代《英雄本色》很厲害的時候，大家對黑幫電影有一種掩飾的方法來表達，流行的叫法是「英雄片」和「英雄電影」；另外一個詞叫「江湖片」。臺灣也要用一個詞來掩飾它，就是「兄弟片」。」蒲鋒



但《英雄本色》是二哥的黑幫電影，兩種故事模式是不同的，不能夠用Robert Warshow去討論，Robert Warshow的確有很大的啟發，我們應該把它延伸出來，試著去看二哥電影。

美國80年代，Paul Schrader之類就應該寫過評論文章談日本的黑幫電影。香港大概黑幫電影真正變成一種類型，是70年代開始，那時比較多用的詞是「黑社會片」。慢慢「黑幫電影」、「黑幫片」，比較成為主要用來形容這種作為gangster film翻譯的常用詞。

臺灣有另外一個詞，焦雄平的文章提過，所謂「兄弟片」或者「兄弟電影」。在70年代，甚至80年代《英雄本色》很厲害的時候，大家對黑幫電影有一種所謂掩飾的方法來表達，它不叫黑幫電影。當《英雄本色》出來的時候，它有兩個流行的名詞，一個叫「英雄片」、「英雄電影」；另外一個詞叫「江湖片」，因為很多電影都用「江湖」兩個字。臺灣也要用一個詞來掩飾它，就是「兄弟片」，這個詞變成一個可以公開來寫的詞，本身就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。

**鄭秉泓**：一般我們講臺灣黑幫電影都會從1979年的《錯誤的第一步》開始講起。編劇我記得是朱延平，導演是歐陽俊，也就是蔡揚名。這部我沒看過，我不敢講他拍得怎麼樣。

無論《錯誤的第一步》或者《大頭仔》，都是真實人物改編。那時候剛好開始有一種騷動，臺灣1987解嚴，1970年代末期遭逢很多內憂外患，我自己研究新電影也是從社會的氛圍，去對應到新電影的整個本土化。

在本土化中，有些人開始會去拍臺灣寫實的東西。在1980之前臺灣電影很不寫實，沒有讓我們看見真實臺灣生活。70末開始，臺灣電影產業還不錯，瓊瑤的電影開始到盡頭了，瓊瑤是遠離現實的，現實主義的東西就出來，開始拍一些真人改編。從《錯誤的第一步》開始就打著真人改編，反而跟「人肉叉燒包」那個三級片年代有點像，改編一些聳動的東西，跟社會現實相關，跟尋常百姓的生活有點距離，透過電影去戲劇化，去渲染和誇張化。



《錯誤的第一步》電影海報。

「臺灣1987解嚴，1970年代末遭逢很多內憂外患，社會氛圍可以對應到新電影的整個本土化。黑幫片吸引我的不是真實。」鄭秉泓

我有一陣子很喜歡去逛大賣場，大賣場會有很多這一類片，完全不是藝術片，香港也有影迷特別來研究臺灣這種片，《夜夜磨刀的女人》（1980）什麼的。會把很多道聽途說，真假難辯，或者在不怎麼樣的雜誌上的故事，都拍成電影。

有情色，也一定有黑幫。《錯誤的第一步》或者像《大頭仔》它們就是這一類最好的，留下來的。我會看成一個臺灣社會氛圍，為什麼很多黑幫片都喜歡設定1987或者解嚴後的時代，也跟整個騷動感有關。前幾年的《鬥魚》（2004），改編自電視劇，電視劇的故事發生在當代，改編成電影，它反而去學《艋舺》，設定在1987年。

為什麼？一方面除了希望營造懷舊感，多少也跟臺灣解嚴的騷動氛圍跟這種時代動盪，再去對應整個黑幫的打打殺殺，應該說是浪漫情懷嗎？就像我之前看吳宇森把那些故事帶到越南，我對那個時代完全不熟，看的時候也覺得很浪漫。我最喜歡的黑幫片《四海兄弟》（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，1984），體現了一個浪漫化的黑幫，影響了無數人，韓國一堆講黑幫電影都受到它影響，臺灣後來《艋舺》也是。

吳宇森《喋血街頭》（1990）也讓我想到《四海兄弟》。這也許要讓蒲鋒來講，我知道它完全不是真實的黑幫，黑幫片吸引我的不是真實。

**蒲鋒**：我的書本來本身有一章是打算寫臺灣黑幫電影的發展的。《錯誤的第一步》（1979）可以說是臺灣第一部黑幫片，故事是所謂退出江湖的主角。殺人兇手後來改過自新。假如我們用臺灣的傳統來看，再之前，有些不是黑幫電影的黑幫電影，或者幫會電影、洪門兄弟之類的。

為什麼這些重要？因為我們知道所謂文化的脈絡，再之前有沒有幫會電影？臺灣有。在70年代初就已經有《洪門兄弟》（1972）。洪門一直在中華民國歷史之中，是在辛亥革命中很有貢獻的團體。臺灣在70年代初就已經拍了一些頌揚洪門的人，怎麼幫革命黨對抗滿清政府的轟轟烈烈的事情。

香港50年代在一些電影中都有談過一點點這些故事。在台灣脈絡裡，洪門是正面。《錯誤的第一步》他也不是真正幫會的人，他只是一個保鏢。

說真人真事，但是所有東西都是假的，包括他根本就沒有殺人，他只是一個很低層的罪犯。那本是很暢銷的書，應該是吳祥輝代筆。真正的作者叫馬沙。他做了這部電影的主角，後來吳祥輝就說所有主要的東西都是假的，後來這部電影也相當賣座。

那個年代所謂寫實根本就不寫實，exploitation film，就是把那種真實來誇張成一種犯罪的電影。

還有一個詞叫「黑電影」，是一個新的詞。是侯季然的那部紀錄片（《台灣黑電影》，2005）創造的詞。70年代末，80年代初出現一群電影，除了所謂真實犯罪，也跟所謂女性復仇片合流，女性復仇片不是寫實片，當時送檢的時候通常就分類成為「社會寫實」，其實包括很多不同的類型。80年代初，從創作者角度來看，臺灣政府放鬆了很多對電影的管制。整個社會的氣氛，讓台灣在80年初已經寬鬆了，犯罪題材的東西蓬勃起來。



《大頭仔》影片截圖。

「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或是《南國再見，南國》是另一個面向，真實，反而不一定是所謂類型黑幫，這個問題很複雜。如果再說下去，還有一種類型叫做「細佬（小弟）黑幫電影」」蒲鋒

那年代也有一些正宗的黑幫電影出現過，王冠雄就有很多這類型的。當然他很混雜，《華埠風雲》（《大紐約華埠風雲》）曾經蠻轟動，把華人在美國的犯罪黑幫故事說出來，那個時候也有一定的輿論反彈。兩三年之後，所謂「黑電影」，乃至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大概都沒落了。《大頭仔》（1987）是《英雄本色》之後的電影。《大頭仔》一方面不是《賭國仇城》，《賭國仇城》是舊的小說改編的，是李費蒙的小說改編。《大頭仔》說的是一個真實人物的故事，就是最典型的所謂「二哥電影」。

為什麼是「二哥電影」？首先主角（萬梓良）有個老大（陳松勇），代表很傳統的黑幫，「角頭」，講義氣、講道理、有規矩。他保護萬梓良，萬梓良就跟他，後來老大被不講道義的人殺死，要萬梓良跟他。電影主要是講這個對抗，大哥被殺，萬梓良要維持他所代表正義的一方，對抗邪惡、黑幫的一方，就變成《大頭仔》。

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或是《南國再見，南國》是另一個面向，真實，反而不一定是所謂類型黑幫，這個問題很複雜。如果再說下去，還有一種類型叫做「細佬（小弟）黑幫電影」。

## 不自由之地：拍不出真正的黑幫片

「中國的經典劇集《黑冰》或《黑洞》，跟香港這種黑幫浪漫化的感覺不一樣，一定都是依賴政府的那種黑社會集團，或者是一些犯罪片類型，它並沒有形成所謂中國的黑幫。」賈選凝

**端：**在大陸，最近這兩年改編了很多真實案件電影，選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黑幫電影或黑幫元素在大陸電影裡面的脈絡？

**賈選凝：**大陸的脈絡不會像臺灣跟香港有一個很明確、完整、我們都能找到的一個起點。90年代張藝謀的《搖啊搖，搖到外婆橋》（1995）就已經有黑幫元素了，它不足以展現一個黑幫故事的殘酷性跟複雜性，沒有形成代表性，海岩的《永不瞑目》（1999）和《玉觀音》（2002）影響很多觀眾。

世紀之初，中國「掃黑除惡」有三個節點，2000年左右世紀之交的時候，2006年，還有跟2018年之後，中間的一段空檔很少出現完整複雜性去講反派作品。

世紀之初，中國非常非常多經典的劇，《黑冰》（2001）或《黑洞》（2001），塑造的已經是非常完整的黑社會形象，它可能跟香港這種黑幫浪漫化的感覺不一樣。他一定都是依賴政府的那種黑社會集團，或者是一些犯罪片類型，它並沒有形成所謂中國的黑幫。很多人說《狂飆》有黑幫色彩，這種類型的劇集在中國已經流行過很多次了，至少在世紀之初一次，在2005到06年也流行過，因為這10多年一直都不讓拍這樣子的類型，現在它才又重新再流行起來。

**蒲鋒：**臺灣剛才說80年代，香港不是90年代，香港是70年代開啟黑幫電影，也是黑幫電影新興的時候，就以寫實為名。

幾乎每一個地方開始拍黑幫電影，都是用所謂社會寫實。除了所謂浪漫化之外，很多時候本身黑社會跟一般人生活不同，滿足所謂「揭秘」心理。我相信某個程度來說中國也是這樣。

不是每一個電影傳統都會出現黑幫電影，很多地方審查的標準很嚴，（黑幫電影）根本就不會出現。特別在亞洲，黑幫電影幾乎都跟這個地方的自由化相關。也跟影業的發達相關，我不一定準確，像很多地方的審查開放，那個地方的影業可以更加發達。黑幫電影就甚至可以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存在，審查的放鬆、影業的發達，很多時候相關。

香港電影70年代80年代都算是一個高峰。70年代它的審查放寬松，臺灣的情況也一樣，韓國也是因為真正自由化，1989年開始之後要慢慢地留下黑幫的時候，從前的韓國電影是沒有黑幫電影的，韓國電影大概應該是2000年或者90年代中後期。就是那個軍人政府被民主化之後的事情，也是審查開始寬鬆的時候。



中國在這方面一直都維持很嚴格，雖然它有一些寬鬆的地方，中國電影在現在的環境是不會出現黑幫片的。我們不能以為香港有、臺灣有，中國一定有，不是，中國沒有黑幫片這個類型，它有獨立的一部兩部黑幫電影。

「很多地方審查標準很嚴，黑幫電影根本就不會出現。特別在亞洲，黑幫電影幾乎都跟這個地方的自由化以及影業的發達相關。不能以為香港有、臺灣有，中國就一定有。不是，中國沒有黑幫片這個類型，它有獨立的一兩部黑幫電影。」蒲鋒



《江湖兒女》劇照。

偶爾它可以放一些電影出現，有些特殊的原因。比方你講的是舊時代，我可以讓你講。香港有些導演拍的杜月笙的故事。《搖啊搖》，最近程耳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（2016），也是杜月笙的故事。偶爾最把這種黑幫電影的中國文化或者拍中國環境拍寫得還蠻黑幫，就是賈樟柯《江湖兒女》（2018）。他甚至很清楚告訴你，他們是受香港黑幫電影影響的，他們也有這種文化。看前一段真的是很像一部黑幫電影，但後來的發展完全不同，也是一部不是黑幫類型電影的電影。

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上，很難蓬勃化，或者說明得很清楚的。有兩部電影的一些場面，用黑幫電影的標準來說還是還蠻有力的。我有兩部記得也是十多年的，一部是管虎《老炮兒》（2015），他當然不是黑幫，那是那種老人家那種義氣，就那種所謂我們黑幫電影描述的一種浪漫的情懷。他說的是雖然這幫人已經很老，馮小剛演的角色，還是擁有這種我們黑幫描述的那種浪漫的人的這種情況，就是那種不舍生死、為了義氣的，這種義氣也包括正義的。

還有一部《南方車站的聚會》，前段開會，不同幫派的鬥爭，用黑幫的標準來看，前段很像，當來它發展成一個警匪片。《白日焰火》（2015）導演刁亦男拍的。假如中國真的拍黑幫片，我相信很多很優秀的電影會出來。

我在一些中國導演作品看到一些所謂黑幫片裡的靈光，只是在這麼嚴密的審查力度之下，應該是沒有可能出現類型片的黑幫電影了。

「中國集中湧現出很多掃黑除惡題材的時候，一般都是為了配合官方的掃黑行動。世紀之交和2006年、2018年的時候，並不是因為審查抑制了，反而官方需要你拍這樣題材來符合意識形態。黑社會題材的劇，甚至經常跟反腐題材捆綁在一起。」賈選凝



《南方車站的聚會》劇照。

**賈選凝：**《南方車站的聚會》，它還是《白日焰火》序列下面的，偏黑色電影。到底「什麼是黑幫片」？我蠻認同中國學者「大旗虎皮」（李洋），他說有三個，首先黑幫片主角一定是底層社會，不講上流社會的故事，包括《教父》《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》。

第二，黑幫片裡面的世界，人物都會有遊民的精英意識，雖然是底層，一方面自由散漫，好逸惡勞，缺乏組織性，遇到危險跟困難的時候，他可能又會做出一些選擇。

最後就是對傳統價值的珍視，很多的黑幫電影，包括日本黑幫片，把傳統文化跟流氓文化相結合。對價值很珍重，依照這個標準來看，《南方車站》和《白日焰火》這一類型肯定是不算黑幫片。

反而是中國的一些作品，黑社會題材可能沒有反映在電影裡，反而中國更大眾的產品裡面可能有黑幫元素，雖然它不是典型意義上的黑幫片。

包括我們看到早期海岩的作品，雖然一直沒有在大銀幕很完整表現，但他是用另一個方式來呈現。

另外，像中國的掃黑除惡題材，集中湧現出很多掃黑除惡題材的時候，它一般都是為了配合官方的掃黑行動。

世紀之交和2006年、2018年的時候，並不是因為審查抑制了，反而官方需要你拍這樣題材來符合意識形態。黑社會題材的劇，它甚至經常跟反腐題材捆綁在一起，它會出現，會流行，它都不是偶然的，背後有這樣一個機制在裡面。

「台灣在1972年已有《洪門兄弟》。洪門一直在中華民國歷史中，是在辛亥革命很有貢獻的團體。臺灣70年代初就已拍了一些頌揚洪門的人，怎麼幫革命黨對抗滿清政府的轟轟烈烈的事情。台灣的脈絡裡，洪門是正面。」蒲鋒

《教父》劇照。

## 黑道偶像化



**端**：**我很好奇最開始為什麼「黑幫」兩個字要用別的詞來替代，或者是有點諱莫如深，或想大家心領神會？**

**鄭秉泓**：「黑幫」這兩個字聽起來是比較重。沒有一個類型基礎，或者臺灣人自己也還不知道要怎麼去拍，他們會說這是一個兄弟題材，「兄弟」就是臺灣人在稱呼古惑仔。

無論你是不是用兄弟片，或者說就是流氓，也是黑幫的意思，臺灣比我年長的觀眾，很多人對黑幫片的印象，都還是停留在前兩集《教父》和《四海兄弟》（1984，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，陸譯美國往事，港譯義薄雲天）。

**蒲鋒**：《疤面煞星》（1983，Scarface）應該也有。

**鄭秉泓**：比較影迷的，就會再加上馬丁■斯科西斯的《四海好傢伙》（GoodFellas，1990，陸譯好傢伙，港譯盜亦有道）。很多人都期待臺灣出現一部，無論是《GoodFellas》或者自己的《Godfather》。可是一直到《角頭2》，《角頭1》也沒有，才會陸續覺得說臺灣終於找到一個要去講《教父》的故事。

臺灣有很多黑道小弟的故事，小流氓的故事。「大頭仔」這種大哥級的，他也不是一個大幫派。《阿呆》也是一個小弟的故事。本來大家期待陳松勇可以演一個大佬，以他為主來講一個幫派的起落。

可是都沒有，一直到《角頭2》，也不是說《角頭2》就是臺灣的《教父》，是覺得終於好像有模有樣。也不是《艋舺》，《艋舺》我們看完覺得好看，又會覺得是《艋舺》是偶像劇。《艋舺》跟《鬥魚》雖然在臺灣很受歡迎，我們都覺得它還是一個偶像劇，比較像是一個言情故事，而且帶著一種少女情懷跟幻想。

「韓國也是因為真正自由化才出現黑幫電影，在1989年之後要慢慢留下黑幫的時候。從前的韓國電影是沒有黑幫電影的，大概2000年或90年代中後期軍政府被民主化之後的事情，也是審查開始寬鬆的時候。」蒲鋒

《角頭2》劇照。

鄭伊健古惑仔留長頭髮的形象，在臺灣引起很大的震撼。我們發現，原來流氓要留長頭髮才帥。以前黑幫在臺灣的電影中，流氓都是寸頭。鄭伊健就如同梅爾維爾在黑幫電影中塑造了阿蘭■德龍（Alain Delon），讓他穿風衣，戴帽子，吳宇森很喜歡梅爾維爾，又把整個形象學去在《英雄本色》。

臺灣開始有很多觀眾，男生女生都覺得鄭伊健太帥了。它影響這一代，從小他建立了一個多麼特殊的黑幫形象，帥氣，又有一種好像言情小說的封面，很不切實際，我會把它稱為「黑道的偶像化」。

臺灣在黑幫片從寫實，到類型，到偶像化，再到一個真的要找出一個黑幫史詩，也就只有一部《角頭2》，《角頭2》監製是張威　，大家稱他宏哥。他的心願是拍一部臺灣的《教父》。有那個雛形出來。

後來換成女生監製後來拍了一個叫《角頭外傳：浪流連》，導演姜瑞智是拍偶像劇的，整部片就變得像偶像劇了。姜瑞智現在拍BL，臺灣現在最流行泰國BL黑幫片，臺灣現在黑幫片也BL化了。讓警察跟黑幫少主在一起，讓黑幫的大頭目二頭目三頭目互相愛來愛去、恨來恨去，已經又轉了一圈了。

**蒲鋒**：《艋舺》也有一點BL的感覺。

**鄭秉泓**：對。但大家一開始都沒想到它的故事最後會往同性去發展。

「臺灣在黑幫片從寫實，到類型，到偶像化，現在BL化了。讓警察跟黑幫少主在一起，讓黑幫的大頭目二頭目三頭目互相愛來愛去、恨來恨去，已經又轉了一圈了。」鄭秉泓

## 台灣黑幫電影：黑道會跟政治結合？

**端**：**黑幫電影非常容易變成迷因，包括剛才講的鄭伊健，還有《黑金》裡梁家輝說你坐馬自達就會遲到。去年那個梗厲害到中國馬自達代言，就找了梁家輝。那是一個黑幫電影跟商業合作的極致。**

**蒲鋒**：《黑金》的票房很好，對香港來說。臺灣的幫會跟政治的結合是香港不會出現的事情，香港那時候拍黑幫電影的確不斷地在探索它的可能。

那時候有一本書很出名，就是叫做《夜壺：臺灣黑社會真相》（1987），香港也賣得很好，臺灣幫會跟香港幫會的關係，我能想起來兩部。一部是《江湖接班人》（1988），梁朝偉逃亡去臺灣，之後在臺灣發展，有點像山雞。

《黑金》劇照。

「臺灣的幫會跟政治的結合是香港不會出現的事情，香港那時候拍黑幫電影的確不斷地在探索它的可能。」蒲鋒

另外是《颯城》（1989），劉德華演一個在臺灣的流氓，幫會小弟，犯了事就去了香港再發展。台灣通常都是「著草」（粵謂「逃跑」）的地方，我們看了《黑金》才知道臺灣的幫會跟政治關聯這麼密切。《黑金》當然相當有娛樂性，也有我剛才說，黑幫電影有所謂「揭秘」的部分。蠻多都是利用臺灣的真實發生的情況，再加以變化和誇張。

我也看過一位臺灣學者批評這部電影，說把臺灣的政治現實描述得太假之類，或者他們把臺灣的政治開放當作負面等等，也有一些輿論的反彈，覺得香港人怎麼拍我們臺灣的事情，有色眼鏡，看的東西都不準確，或者歪曲了臺灣的政治現實。

以黑幫電影來說，它在台灣票房應該也不會太差。

**鄭秉泓**：我是很晚才看《情義之西西里島》（《黑金》又名）。那時我念大學，看完確實覺得，它不是拍臺灣現實，把現實發生過的東西放在一起，弄成一個類型化的處理。追求娛樂性，絕對不是寫實，我當年看的感覺就是，那就是一部港片，只是把背景設定在臺灣。

我曾很喜歡《省港旗兵》（1984），又對麥當雄的期待會很大，麥當雄後來的電影就再也沒辦法回到小時候第一次看《省港旗兵》的那種震撼。但也可能因為是太小看的，被嚇到。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除了《英雄本色》，就是《省港旗兵》了。

臺灣《黑金》翻成《情義之西西里島》。當年討論度很強，畢竟有劉德華跟梁家輝對戲，以及卡司非常多，當年大家的討論都很熱烈。以及也確實會有人就像蒲鋒剛剛說的，覺得臺灣沒這麼可怕。

這兩年重看《五湖四海》或跟《阿呆》《大頭仔》這些之後，我開始能夠用欣賞類型片的方式去看，覺得有趣。甚至你再把它想成，去年黃精甫來臺灣拍《周處除三害》。對，這個不是說好壞的問題，而是「有趣」。臺灣的很多導演也去中國拍仙俠傳的電視劇嘛。

剛不斷提到海岩，《玉觀音》我記得電視劇的版本評價比電影版高。電影版會覺得好像許鞍華卡在要怎麼去類型化，甚至好像類型也不重要了，當年看完《玉觀音》我是失望的，覺得許鞍華有點失手或有點無法接地氣。

我不曉得我現在如果重看，會怎麼去看許鞍華，因為畢竟也20年了。我現在也不會把《情義之西西里島》跟《大頭仔》放一個位置。那個年代裡，臺灣自己在講臺灣真實的東西，而《情義之西西里島》是一個很標準的娛樂作品。

《鐵面無私》劇照。

「那個年代裡，臺灣自己在講臺灣真實的東西，而《情義之西西里島》是一個很標準的娛樂作品。」鄭秉泓

**蒲鋒**：當然是，完全是，絕對是。它的結構是《鐵面無私》（The Untouchables，1987，港譯義膽雄心）。

**鄭秉泓**：《鐵面無私》在臺灣也很紅。

## 平凡人沒有的世界

**端**：**臺灣電影裡邊的黑幫元素或黑幫片多了，規模也越來越大，跟社會發展有什麼關係嗎？**

**鄭秉泓**：我覺得跟社會沒關係，可是對創作者來說，黑幫它是一個路徑，就是一個path，一方面標榜寫實，一方面又提供一個路徑，去讓你看到一個平凡人沒有的世界。到現在還是這樣，只是現在它更多元了。

所謂更多元，有時候可能是視覺上的，比如說泰國BL劇《黑幫少爺愛上我》，黑幫總部弄得像一個高級的hotel。這就是一個路徑，另外剛剛說的往BL去發展，也是一種路徑。臺灣還是有導演想要去拍，無論是學《教父》或《好傢伙》，這個是傳統。向經典取經。

顏正國曾經進出牢房，他把自己的經歷拍成《少年吔，安啦》，臺灣蠻多真的混過的兄弟就去看了。他拍得不錯，因為就是真情流露，它還帶著一種教化意味。剛剛蒲鋒講到臺灣拍得很差的，去年的《山中森林》，是林森中山，臺北林森路跟中山北這區域，是臺灣最多酒店的地方。

最特別的是找了李康生來演出獄的黑道大哥，這也是一種反向的獵奇，因為大家不會想，李康生都是演蔡明亮的藝術片。可是現在有類型片開始找李康生，比如說《粽邪》第二集找他演道士，也是去營造一種演員本身氣質跟角色的預期心理的巨大反差。黑幫也是，而且《山中森林》拍得不好，但李康生那個角

色是有趣的。我沒想到會找他，可能之前《角頭》就找王識賢，大家就很喜歡。比如說老大型的就會找高捷，更早的就是陳松勇。

現在臺灣黑幫片已經到了一個「小時代」。我們今天找李康生，接下來可能哪天會不會找許光漢、或花美男葉去演黑幫，或者接下來會不會出現比較有趣的女黑幫片，我忽然想到吳君如演的《洪興十三妹》（1998），讓我看到一個可能是有史以來我最喜歡的吳君如的演出。還有一部《去吧！搵Fit人兵團》（1996），蒲鋒書中也有寫到。

古惑仔時代的黑幫潮流中，它們算是一個分支。當你變成一個潮流的時候，必有反潮流出來，比如我自己對古惑仔沒那麼有感情，但當年真正被打動的就是兩部「搵Fit人」，就覺得怎麼這麼有趣，這麼破格。

「接下來會不會出現比較有趣的女黑幫片，我忽然想到吳君如演的《洪興十三妹》（1998）……」鄭秉泓

**蒲鋒**：臺灣現在出現黑幫電影的數量還不是太多，臺灣黑幫電影很賣座，特別是正宗的黑幫電影。《角頭》三集在臺灣都賣座，《艋舺》也是，雖然《艋舺》其中有其他元素，它絕對是一部正宗的黑幫電影，是黑幫鬥爭、幫會之間的鬥爭。

黑幫片在臺灣還不成為真正的潮流，反而是因為，還是很多人都不願意拍黑幫電影，臺灣很多人還是拍社會關懷的電影為主。原因可能是他們不願意、沒興趣，不打算拍這種東西來滿足，反而願意拍恐怖電影。黑幫電影對很多人來說，好像有禁忌。

《周處除三害》劇照。

《周處除三害》，我們都可以大膽說：很多地方，我幾乎想不到臺灣導演會怎麼處理，只有香港導演才會用這種方法。比如殺人的場面，跟香港仔那段，或者到最後殺教徒，我不認為任何一個臺灣導演會這樣處理。臺灣當然有一些黑幫電影也賣座，但是不等於臺灣未來會有很多黑幫電影。

我相信這是未來的短期的現實。也有很多拍出來，不一定像黑幫電影，比方說《山中森林》就完全不像黑幫電影的。這是負面的評價。

**賈選凝**：臺灣黑幫片如果說之後想更娛樂化，或者說更為了市場考量，即使導演願意拍，肯定也是要跟其他類型做結合。包括可能就是像BL，甚至會跟其他很多類型雜糅去發展。

不太可能出現香港那種純粹的黑幫片，類型融合本身就是臺灣特別的強項，很善於把不同的元素都拿進來，如果市場反響好，會繼續拓展，臺灣這方面非常靈活，有很大空間，我也很期待看到女大佬，我覺得很容易會在臺灣出現，反而不太可能在其他華語地區出現。

## 台灣愛拍「小弟黑幫片」？

**蒲鋒**：香港有出現過只是不成功，不光是《洪興十三妹》，還有也是黃精甫當年的《阿嫂》（2005）。

我還是要補充一下，我對臺灣電影一個比較特別的分析，就是「小弟黑幫片」。「小弟黑幫片」不是一種類型，是有一個故事結構。大佬黑幫片就是主角要變成第一名，是美國的黑幫電影主流，香港也有《跛豪》（1991）或者《歲月風雲之上海皇帝》（1993）。我當黑幫，就要第一，我不會停止，否則我就会被打倒。

「臺灣不太可能出現香港那種純粹黑幫片，但類型融合就是臺灣特別的強項。我也很期待看到女大佬，我覺得很容易會在臺灣出現，反而不太可能 在其他華語地區出現。」賈選凝

《跛豪》劇照。

二哥黑幫電影，就是剛才說的，他要維持傳統。美國電影從來不會談什麼傳統，維護傳統。香港黑幫電影就會維持所謂傳統，代表傳統的一部分。二哥要維持傳統，別人殺掉老大，他就要挺身而出，冒死對抗對方。

臺灣的電影，很多時候都是所謂小弟：他進入幫會，沒有什麼大的願望，就是混江湖，他只是他的生存狀態中，唯一有的選擇，甚至不是選擇。他沒有大志，是整個社會的受限邊緣，在政治陰暗面裡，他某方面是受社會政治壓迫的一群。所謂無方向的反抗就是，他不像一些革命者，他唯一擁有的就是他的暴力，他用暴力去跟隨這個幫派，用暴力去對抗反抗，因為反抗是沒有方向的，他就因為對暴力的愛好、信任，結果暴力反撲，最後小弟結果都是死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，甚至不會變成社會新聞的頭條。

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《南國再見，再見》，《少年吔,安啦！》當然都是。另外，張作驥很多電影都是，他們以為有槍就很好，結果最後也是死在陰暗的角落裡。每個作者導演，他們看到社會建制的壓迫是不同的，他們寫的死是不同的死。

牯嶺街說的死是白色恐怖的死，在白色恐怖之下，他們沒有出路。《少年吔,安啦！》說的是那個普通社會上，好人就被人家騙，就被人家欺負，這種人才會反抗。張作驥就講特別多所謂南部人的故事，不同的人呈現的現實是不同的。

「臺灣的電影，很多時候都是所謂小弟：他沒有大志，是整個社會的受限邊緣，在政治陰暗面裡，他某方面是受社會政治壓迫的一群。所謂無方向的反抗就是，他唯一擁有的就是他的暴力，但最後小弟都是死在一個陰暗的角落。」蒲鋒

雖然表面上的結構都是一樣，他們沒有人想模仿其他人。林正盛《愛你愛我》（2001）都有一點這個情況。他們是臺灣最厲害的作者，他們呈現的，所謂社會對這些邊緣人的壓迫，或者對這個下面的人的壓迫，是不同的面向。

從這個脈絡去看，臺灣這一種小弟黑幫片雖然有一個結構，甚至我可以把它們統一為好像是一種電影。但他們不是類型片。類型片的意思是，我知道這種類型很賣座，我們大家都模仿這種電影，它有一種賣座的魅力。

但這些人拍小弟電影不是為了它可以賣座，只是因為我們需要這個故事，來呈現每個人看到的不同現實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每個層面都可能有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對所謂邊緣人的壓迫。他們用暴力反抗，他們一定失敗，他們不是革命者，他們不會提升他們自己的能量，不會有啟發，反而非常哀傷，這是我看臺灣的黑幫電影，已經不是我們一般定義的，所謂老大跟二哥的黑幫電影。

小弟黑幫電影，一方面它可以有一個pattern，只是我研究黑幫電影不只是要看所謂商業系統怎麼運作，是不是假如我們要講某種東西，就要自動要進入這個故事的pattern裡面來呈現。

小弟黑幫電影對我來說是臺灣的一個很有趣的部分，我最後再強調它不是類型電影，我應該未來會幫《Fa電影欣賞》寫臺灣電影的類型，第一篇應該就是我才剛才的觀察。

「大佬黑幫片就是主角要變成第一名，是美國的黑幫電影主流，我當黑幫，就要第一，我不會停止，否則我就會被打倒。」蒲鋒

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劇照。

## 悲情城市：未盡的二哥黑幫電影

**鄭秉泓**：這一些臺灣最厲害的，美學成就可能最高的這一群導演，他們的這些作品，確實角色很多都是在講邊緣人物或社會底層的掙扎。如果要抓出一條脈絡的話，好像都可以歸結到《戀戀風塵》（1986）或者是《青梅竹馬》（1985），兩個角色都是在一個時代洪流之下，他們的無能為力，林正盛他們後來這一系譜，尤其都是跟侯孝賢相關的。《青梅竹馬》是楊德昌的作品，可是侯孝賢演的，而且那個角色，很顯然楊德昌是幫侯孝賢打造的。侯孝賢後來去監製《少年吔,安啦！》，或者自己拍《南國再見，再見》那樣某種他自己感興趣的形象。

《千禧曼波》（2001）裡高捷也類似。這個是很有趣，而且我們一直當他們不是類型片，但剛剛蒲鋒一講，《愛你愛我》確實張震也是這樣。去年底剛上映的，就張作驥的之前挖掘的演員李鴻基《愛是一把槍》（2023），他就是一個剛出獄的更生人。因為李鴻其近年都在中國發展，整部片就變成是有張作驥的魂魄，又有畢贛，又有王家衛，又有很多華語片的。

它不是類型片，它就是一個很個人主義的東西，也不是那麼現實，加了很多旁白，又拍得非常詩意。它也符合剛剛蒲鋒講的「小弟黑幫片」，而且他跟前面這些前輩相較，他又加了華語片的養分在裡頭，對就是他合作過的那幾位大師，很有趣。中國獨立電影也是有這樣子的，它沒有那麼多黑幫元素，可也是在講這樣邊緣的或者無足輕重的人物的掙扎。

**蒲鋒**：《阿呆》也是小弟黑幫電影。《阿呆》的開場很重要，因為阿呆是在很窮的地方出來的人。他就是要從臺灣的農村進入城市，他就是要逃避，以為在那裡可以混出來，結果他給人賣命。那個世界他根本就應付不了，結果就被人利用，最後也是死掉。

當然它應該也是一個很出名的真實故事。《阿呆》，他完全不是Mark哥那種所謂很浪漫的英雄，絕對不是，雖然他在幫裡也混出一點小的名目。反而就是《大頭仔》，絕對是二哥的黑幫電影；《悲情城市》是二哥的黑幫電影，他沒有第三幕。

陳松勇被殺，假如是所謂二哥電影，陳松勇應該有個手下，出來為他復仇，把對方的人都殺掉，這個背景完全是跟所謂的二哥電影，但當然《悲情城市》是一個歷史故事，電影最後沒有按黑幫片劇情來發展。

首先它是一個傳統的黑幫，陳松勇代表的這個傳統的角頭，上海幫來欺壓他們，侯孝賢用了一個典型作為二哥黑幫電影的一種情節道具。而且上海幫還有一個壞黑幫的呈現，他們販毒，賣毒品鴉片。陳松勇就在家中找到一包東西，暗示是毒品，是所謂有道義的黑幫，被只講利益的新一代黑幫壓迫的故事。



最後陳松勇拿刀，所有臺灣的黑幫都拿刀，被雷鳴用槍殺掉，是一種所謂懦夫的武器。但是陳松勇這一邊沒有二哥，他就很悲哀，整個故事就很悲哀，讓我們的情緒被推上去。

假如是類型片的話，我們要發洩，派一個人去把他們殺掉，所有人殺掉就好了，我們就可以把情緒發出來，那個人就變成我們英雄，他被人殺掉，沒有所謂，但是沒有。情緒是壓抑，它也是沒有第三幕的，《悲情城市》就是沒有第三幕的二哥黑幫電影。

「最後陳松勇拿刀，所有臺灣的黑幫都拿刀，被雷鳴用槍殺掉，是一種所謂懦夫的武器。但是陳松勇這一邊沒有二哥，他就很悲哀，整個故事就很悲哀。假如是類型片，我們要發洩，派一個人去把他們殺掉就好了，但悲情城市情緒是壓抑的。」蒲鋒

《極惡非道》劇照。

## 放眼全球，黑幫片越來越少？

**端**：《愛爾蘭人》（The Irishman，2019）之後，國際上的黑幫片也越來越少？

**蒲鋒**：應該還有一些吧，馬丁·史柯西斯有黑幫電視劇，包括《海濱帝國》（Boardwalk Empire）拍了五季。此外有雷利·史考特的《美國黑幫》（American Gangster，2007）之類，美國黑幫電影不活躍已經很久了。

當然偶爾有人拍，甚至大導演拍。美國的黑幫電影最厲害應該是70年代《教父》，延伸到80年代，最高峰的也都已經差不多了，我也覺得不是會在今天出現的情況。

日本也一直拍正宗黑幫片，北野武《極惡非道》系列，甚至幾年前的《孤狼之血》的，也是蠻有地位、蠻成功的。只是不會變成大家都覺得很厲害的，這個類型本身應該還是蠻難得的，一直存在，在韓國發展得不錯。韓國這20多年拍了很多著名黑幫電影。

黑幫電影每種類型都有自己的up and down，甚至有些類型過去了就過去了。西部片已經不會再重生了吧，很多電影也是，甚至日本武士電影（samurai film）雖然有拍，偶爾也有賣座的，也有像《浪客劍心》這樣不錯的，但總體上也已經二三十年沒有了。

類型也有他的潮流。類型不是持久的，更像一個movement，雖然有些人可能覺得我這樣說貶低所謂「電影運動」這個詞。當然類型是商業目的，沒有理念，而電影movement有藝術理念在背後，這就是它們的分別。如果出現一部很厲害的電影，大家都模仿，發展，但是情況差不多了就會die down，沒落，下沉。

不過黑幫電影還是維持著一定的生產量，也有些厲害的電影出來，已是它難能可貴的、較有生命力的部分。

《愛爾蘭人》劇照。

**賈選凝**：現在越來越少《教父》那種黑幫史詩類的，包括《愛爾蘭人》，史詩類型的黑幫片確實沒有市場了，原因當然很複雜，有世代、性別原因。

我記得中國愛奇藝網站推《教父》的時候，說這是男人必看的聖經，還是把它定位在非常陽剛，或蠻男性氣概的東西上，有一本書《日本之鏡》是一個外國學者寫日本文化，講日本文化中的英雄和惡人。書裡說日本的黑幫文化最盛行的1970年代之前，日本人當時還保持一個信念，黑幫要維持那種非常值得尊敬的習俗、美德、團體的忠誠。

這些習俗跟美德，現在屈從於現代化之後，日本整個黑道文化，亦即老一代的幫派頭目影響力，在1970年代之後，就慢慢變淡、退出了，後面加入小幫派的年輕人好像沒有再重視那些可貴的傳統。

這種問題可能可以聯繫到今天的黑幫片文化，我們現在很難再對史詩類型的黑幫片喚起大家的共鳴。《愛爾蘭人》那一年，大家評價都是一個非常「老白男」的電影，給人的印象就是反潮流的，今天這個時代，你還在講這些東西。

世代的原因蠻重要。過去黑幫片，包括80年代《英雄本色》，提供的那種浪漫化英雄想像，今天的世代從漫威電影、遊戲裡能找到，那他可能對黑幫片就沒有像上一代的情結，我問了很多今天臺灣20出頭的年輕人，你們看過黑幫片嗎？

「世代的原因蠻重要。過去黑幫片，包括80年代《英雄本色》，提供的那種浪漫化英雄想像，今天的世代從漫威電影、遊戲裡能找到，那他可能對黑幫片就沒有像上一代的情結。」賈選凝

《英雄本色》劇照。

他們就想到說，你是說英雄片嗎？我說你看過《教父》嗎？他說那感覺是一個很老很老的電影。再比如我推薦給一個20出頭的朋友看《四海兄弟》，說你看完是什麼感覺？

他就說，覺得好懷舊，透著一種濃濃的懷舊，好像放不下那種東西。今天的世代如果 he 沒有那一層東西，可能就對這些文化很陌生。過去看黑幫片，大家看完就非常喜歡去研究，包括黑手黨的起源，背景、歷史什麼的，今天年輕人沒有對這個很有興趣。

而黑幫片的新的類型，不是一個專門的類型片，是一個可以容納很多類型元素的東西。在劇集市場裡，黑幫元素一直都在的，《浴血黑幫》已經拍10年了，《大西洋帝國》都是拍六季了，都是有很強的黑幫元素，但走那種非常娛樂的路線，《浴血黑幫》就是爽文路線的黑幫劇，大家喜歡看，還讓Cillian Murphy因為那部劇變成一個非常厲害的演員。

泰劇的《黑道少爺愛上我》，應該是泰國同性黑幫劇最好看的。新的時代可能並不是說黑幫片就會沒有了，只是說黑幫片的那種格局觀念等等都會迭代，新的世代會有他喜歡的黑幫片，或者說有新世代的文化符號，可能不再像是過去的狀態，但它不會消失，但它肯定是會變化，會出現新的面貌。

## 會消失嗎？當他們不知道周潤發

「我們想要怎麼樣的黑幫，黑幫的影視劇或電影？我們為什麼需要它，或者我們現在以現在的時代來說，它是可以更破碎更多元的。」鄭秉泓

**鄭秉泓**：我很同意，黑幫片不是消失，而是第一，它會越來越破碎化，破碎化就是分眾化。

前面提到迷因，就是臺灣年輕人最喜歡的各式各樣二創。我看過很多，無論是 電視偶像劇或者八點檔或者學生自己拍的作品，他們不一定看過《英雄本色》，但他們都看過小馬哥落魄來臺灣幫人家洗弄車，那個畫面不斷的被轉化，無論是嚴肅戲劇或短劇，或狀況劇，或者現在抖音短劇。甚至年輕人挪用的時候，可能都不知道原點來自周潤發，他們可能也不曉得周潤發是誰了。

或者說，不是有人講周星馳《回魂夜》是學《這個殺手不太冷》嗎？可我有過遇有學生看周星馳《回魂夜》，他們不知道Leon了。

我會把這些稱之為黑道很多經典元素的破碎化，甚至馬丁■斯科西斯的電影也有可能會被破碎化，被迷因化，當然《計程車司機》「You talking to me？」，大家還是知道這是來自馬丁■斯科西斯。

另外一種分眾化，就是來自於蒲鋒提到的《請問，還哪里需要加強》，這樣黑幫的元素，它又不是典型我們對黑幫片的定義，未來會越來越多，比如說Netflix，我記得有那種黑幫大佬要去做廚師，黑幫大佬去追美髮師，這類題材會越來越多。

吳彥祖自己當導演也拍過一部叫《大佬愛美麗》，是以黑幫作為一個身份，它還是有黑幫元素。我只是亂講，他最後可能還是回去當廚師、美髮師，或者幫狗美容都有可能。

宋仲基演過一出劇叫《黑道律師文森佐》，又不是非典型的黑幫劇，最後他已經幾乎要脫離黑幫了，故事是講他來到韓國，可是韓國朝鮮地域比義大利西西里島的黑幫更黑幫。當他義大利的黑幫家族有難，他雖然只是養子，還是飛回去處理，那一些都很隨便地帶過，因為重點是韓國。

這種複合類型或者類型轉換，或者再把類型切成一塊一塊，去灌進其他的魂魄，把身份認同去創造更多可能性，有時這真的跟世代有關，雖然現在中年以上的導演，很多人的心中可能都有個拍黑幫史詩的夢，可是對年輕人來說他們不一定買賬的。

《愛爾蘭人》，我看的時候我有一種：是該說是古董還是什麼，當然它很好看很厲害，馬丁■斯科西斯，而且我又會覺得在串流時代這個應該要在電影院看，我們只是在Netflix看，這樣說有點不敬，真的有點想要快轉的感覺，或者看一下我就需要休息一下。

黑幫電影好像也是這樣，我們想要怎麼樣的黑幫，黑幫的影視劇或電影？我們為什麼需要它，或者我們現在以現在的時代來說，它是可以更破碎更多元的。

《旺角卡門》劇照。

「黑幫就是我們想成為害怕成為的人。只要這個東西一直存在危險，還有對那種東西的執迷，這個魅力一定一直在，不會消失，只不過會改頭換面，它會有新的樣子。」賈選凝

**端**：剛才說到迷因，張學友在《旺角卡門》裡面「你哋屎啦」也廣為傳播，還有人做成卡片送給張學友本人。

**蒲鋒**：另外一部很出名的，甚至其中最厲害的美劇，就是《The Sopranos》，它就像一部黑幫電視劇，它不完全是我們心目中那種黑幫電視劇，很特別，本身已經是獨立存在於電影世界中的那些情節人物形象。

它不一定跟真實相關，只是我們剛才說的所謂跨類型本身，每一種類型都可以有它跨類型的表達。黑幫作為一個現代背景的故事中，黑幫角色自然會帶來一種很特別的，它的形象會為很多電影帶來一種很特別的元素來發展。

比方，任何一個黑幫它本身是一個很特殊的背景，放進任何一個行業，無論是廚師、理髮師，甚至你想像得到要做老師，黑道千金當老師之類的，都會變得很有趣，變成一個戲劇的畫面。因為它代表很蠻強大的暴力能力，或者隨時要爆發暴力的成分，它這種暴力放在另外一個環境，會帶來什麼的變化，都變成一個很好的戲劇的想像。

我在其中一個章節講跨類型的變化，在90年代我們已經見到，一個黑幫角色進入其他的類型之中。它就是帶來一個暴力的元素，就有一種不受控制的暴力的元素，讓情節可以帶來很多可能性的變化。

**賈選凝**：蒲鋒老師說的讓我想到了，Robert Warshow那個特別經典，就是黑幫就是我們想成為害怕成為的人。

只要這個東西一直存在危險，還有對那種東西的執迷，這個魅力一定一直在的，不會消失，只不過會改頭換面，更新迭代，它會有新的樣子。

[#黑幫電影](#) [#九龍城寨](#) [#周處除三害](#) [#中國電影](#) [#香港電影](#) [#台灣電影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